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十九 經部

詩緝卷十九　　宋　嚴粲　撰

鴻鴈之什　小雅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勞來還音勞賚旋○王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至于矜寡矜音鰥無不得其所焉

此詩流民所作述使臣之勤勞能布宣其上之德意也美使臣所以美宣王也王者事業以民為本可以

見興復之規模矣

鴻鴈于飛傳曰大曰鴻小曰鴈○疏曰鴻鴈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鴈小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曹氏曰喻小大皆離散肅肅其羽傳曰肅肅羽聲也○陳氏曰其羽急疾○今曰小星肅肅宵征毛以為疾貌則此亦為羽聲之疾也之子于征歐陽氏曰之子使臣也劬勞于野劬音衢○傳曰劬勞病苦也爰及矜人矜如字○箋曰及此可憐之人哀此鰥寡

興也言大鴻小鴈之飛轉徙無定居其羽聲肅肅然急疾如厲王之後民無小大皆奔散也鳥棲皆有常處唯鴻鴈春北而秋南故以喻民之不安其居宣王

於是遣使巡行而安集之之子使臣奉命征行病苦于野不敢安寧䠞鄙之澤及此可憐之人而尤哀念於鰥寡以離散之民皆可念而其中有鰥寡者尤可念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傳曰中澤澤中也○箋曰猶民見還定安集○曹氏曰鴻鴈之趾連蹄不能握木故易以鴻漸于木為失所不安之象書以彭蠡既瀦陽鳥攸居為得其所之子于垣音袁○疏曰垣牆也百堵皆作堵音覩○傳曰一丈為版五版為堵○疏釋傳曰五版為堵謂累五版也版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箋曰春秋傳云五版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

○疏釋箋曰五版為堵五堵為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謂接五堵成一雉何休取韓詩傳以版長八尺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

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朱氏曰究終也鴻鴈集于澤中喻還定之後民有居止之安也使臣所至使民築其垣牆為安處之計百堵同時而起且勸勉之曰汝今雖劬勞其終有安居也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音遨○釋文曰嗸嗸聲也○曹氏曰民初得其所歸皆嗸嗸然赴訴於使者

維此哲人曹氏曰民稱使者為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傳曰宣示也○今曰猶宣淫之宣

離散之餘初有定居生理未復故如鴻鴈嗸嗸然哀鳴赴訴於使臣使臣能撫恤賑濟之於是流民稱此使臣明哲故能知我之劬勞若使彼愚人為使臣將謂我宣慾其驕求索無厭也此云者指見在之人彼云者設言其人耳曹氏曰見宣王選任之明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音療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箴音斟○釋文曰箴諫誨之辭○疏曰若病之須箴

○解頤新語曰箴猶鍼砭鍼音箴砭陂驗反○董氏曰傳云百官官箴王闕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為乎烜況遠

反與嚇兮咺兮同音

美其勤也慮其勤之易怠故從而箴之

夜如何其音基○釋文曰其辭也夜未央說文曰央中央也庭燎之光傳曰庭燎大燭也○疏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蕡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為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並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君子至止傳曰君子謂諸侯也鸞聲將將音蹌○曹氏曰將將聲之大

王藻云朝辯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今宣王中夜而起失於太早詩人設為問荅之辭曰今夜巳如何乎乃夜未半也庭燎巳設而有光諸侯皆來朝聞其鸞聲之大將將然蓋來者多而其聲揚也然未辯色則未可以入是太早也所以箴之○舊說相承以夜如何其為宣王問夜令不從

夜如何其夜未艾 毛音礙鄭音刈○王氏曰未艾未及盡也○李氏曰左傳昭元年秦后子云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云絕也則艾為盡意 庭燎晣晣 晣音制○傳曰晣晣明也○朱氏曰小明也

君子至止鸞聲噦噦音誨翽翽音同○傳曰噦噦徐行有節也○曹氏曰噦噦聲之微

自夜未半而庭燎已光諸侯先至者待之久矣既而至於夜未盡庭燎晣晣然其光漸小諸侯之繼至者其鸞聲之微噦噦然蓋來者稀而其聲殺也亦箴其早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鄉音嚮　庭燎有煇音暉○朱氏曰有煇天明而光散也○今曰易未濟卦其暉吉也程傳云暉光之散也暉煇義同　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鄉晨則庭燎光散諸侯之後至者可見其旂於是辨

色而始入乃朝之時也何必太早乎○舊說皆謂自未央而未艾自未艾而鄉晨為始勤終怠之意如是則此詩作於宣王怠政之日而追述其前時之勤耳是刺而非美矣所謂因以箴之者如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謂美其武功之方盛而因戒其後之不可以黷武庭燎亦美宣王之勤政而箴其勤之大過耳過於勤則不可以常而其終之怠固勢所必至然此詩則未及言怠政之事朝辯色而入末章夜鄉晨

正視朝之時不為怠也此詩乃宣王銳意求治之初其後晏起至煩賢后脫簪乃末年怠政之事非此時也詩記曰宣王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凝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沔音規宣王也箋曰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恩也以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云近臣盡規○䟽曰圓者周匝之物以喻人行周備有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正物之器不獨規獨言規者以恩親正君曰規規之使圓則外無廉隅故五行規主東方是主仁恩也

規其聽讒而諸侯攜貳也

沔彼流水傳曰沔水流滿也朝宗于海朝音潮○箋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疏曰大宗伯注云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禹貢亦云江漢朝宗于海鴥彼飛隼鴥音聿隼音筍○晨風傳曰鴥疾飛貌○隼解見采芑載飛載止箋曰載之言則也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箋曰莫無也誰無父母

興也杜詩云衆流歸海意萬國奉君心與此詩意同彼沔然而滿之流水必入于海有朝宗之義喻諸侯雖彊大必朝宗于天子此理之常也其叛服不常如鴥然疾飛之隼或飛或止者必有其故矣舍蓄而未

言也兄弟指所親邦人指衆人諸友指所厚言兄弟邦人諸友則親疎厚薄識與不識皆在其中矣嗟我親疎厚薄之人無肯思亂者皆願平治也誰無父母乎皆有所顧惜也憂諸侯之背叛而致禍亂將累其親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音商○傳曰湯湯放縱無所入也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音迹○釋文迹亦作蹟蹟足跡也○傳曰不蹟不循道也○今曰不由故迹謂越常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弭音敉○傳曰弭止也

水滿而湯湯然猶書湯湯洪水方割喻諸侯彊大而放恣也隼載飛載揚猶諸侯飛揚而不朝事者故念彼不循道之諸侯我坐不能安則起則行此心之憂不可止而忘之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箋曰率循也民之訛言箋曰訛偽也寧莫之懲傳曰懲止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一章言載飛載止喻諸侯或朝或不朝者二章言載飛載揚喻諸侯跋扈不朝者此章言率彼中陵喻諸

侯循道而來朝者飛止者已無固志飛揚者未有回心率彼者蓋僅有之所當綏懷以勸來者今民之訛言復欲中以飛語而使之不自安豈可不懲止之乎聞來朝之諸侯相與語曰吾輩事王室非不敬矣而讒言方興將如之何是其心亦懷疑懼將不來矣宣王不可不察也諸侯之叛在讒言耳首章之含蓄次章之憂危至末章結句始發之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 董氏曰此詩其師傅所作歟

此詩說者多異毛鄭在衆說之先皆謂與求賢必有師承當從之

鶴鳴于九皋 傳曰皋澤也○箋曰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 聲聞于野 聞音問○今曰他人聞知其聲之聞從平聲凡聲聞於人之聞從去聲○傳曰言身隱而名著也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 江有渚傳曰渚小洲也○疏曰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 樂彼之園 樂音洛 爰有樹檀 疏曰檀善樹也○解見將仲子 其下維蘀 音托○蘀落葉也解見蘀兮○箋曰猶尚賢而下小人 它山之石 它音拖 可以爲錯 七落反○傳曰

錯石也可以琢玉○今日揚子不礱不錯焉攸用錯謂治玉也

興也鶴鳴于九臯深遠之地其聲聞于外方之野喻賢者身隱名顯也魚或在於深淵或見於淺渚喻賢者去就不常也身隱名顯則難進去就不常則易退皆視人主意嚮何如耳故用捨不可以不審猶彼園之可樂者以上有善木之檀其下則有落葉喻朝廷之上當上賢而下不肖也既得賢者則可以磨礱君德如宅山之石可以為琢玉之錯石也程子曰玉之温潤天下之

至美也石之粗糲天下之至惡也然而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而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横逆既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禮義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李氏曰漢王符云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音谷釋文曰穀從木非從禾也○曰穀楮也今楮皮也○傳曰穀惡木也○䟽曰陸璣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荆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並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澤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為茹它山之石可

以攻玉傳曰攻錯也○今日謂錯治之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音畿甫刺宣王也䟽曰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宣王料民太原人不足用乃令祈父出禁衛以從軍此宣王之失非祈父所得專也作者呼祈父而責之所以刺宣王也

祈父傳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釋文曰封圻當作畿字古作祈圻畿同字得通故此作祈尚書作圻○李氏曰左傳襄十六年獻子賦圻父其字用酒誥圻字昭十二年子革曰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杜

預注云祈父周司馬祈字作詩之祈招音韶○疏曰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

予王之爪牙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自喻也

胡轉予于恤箋曰轉移也○傳曰恤憂也

靡所止居

宣王以宿衛之士從軍宿衛之士不敢斥宣王以司馬掌征伐呼其官而責之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謂使之從軍在外無定居也軍心之怨如此其敗宜矣○此詩作於未敗之前故但言靡所止居有

母尸饔也變雅諷刺其上庶其覺悟使宣王聞而改圖未必有千畝之敗也箋曰司馬之屬有司右主勇力之士六軍之士出於六卿法不取於爪牙之士○疏曰司右止言勇力屬焉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氏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云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虎賁之徒既為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為宿衛矣

祈父予王之爪士李氏曰爪牙之士也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底音止○傳曰底至也

靡所底止謂遠戍而行役未已

祈父亶不聰傳曰亶誠也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音邕○傳曰尸陳也熟食曰饔○長樂劉氏曰尸主也

言有母見無父矣猶賴考叔所謂小人有母也祈父誠不聰何為移我於憂恤我有母在當主為饔以養之汝乃不知是不聰也詩記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既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有親老而無他兄弟其當免役征在古必有成法責其不聽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越勾踐伐吳大徇於軍曰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之子父母將轉於溝

蹙子為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勾踐尚能辨此況周之盛時乎其有定制必矣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又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當時賢能布列白駒一賢之去若未關大體詩人已為宣王惜之葢見幾也

皎皎白駒皎音皦○釋文曰皎皎潔白也食我場苗場圃場見七月○疏曰此宜云圃而

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言食苗藿則夏時矣**縶之維之**縶音執○傳曰縶絆也維繫也絆音半○疏曰僖二十八年左傳云韅靷鞅靽杜預注云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則縶之謂絆其足釋文曰縶足曰絆維之謂繫靷也韅靷鞅絆音憲引養半**以永今朝**山有樞傳曰永引也○今曰引猶款也**所謂伊人**朱氏蒹葭解曰伊人猶言彼人也**於焉逍遙**焉如字○箋曰逍遙遊息也

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同朝之大夫惜其去而思之言此皎皎然之白駒若來至我居我則捐圃中之菜苗以食之而無所愛不止於青

芻也又縶絆其馬之足維繫其馬胷之靷惟恐其去而不留猶投轄於井之意也以延引令朝謂賢者縱不能久留且得款曲今日亦足矣此皆欲見之而不可得之辭故想像其人而言曰所謂彼人者顧其來此逍遥也蓋賢者去之國人思望之意也○穀之始生曰苗草之類始生亦曰苗本草多言春夏采苗是也場即圃也言圃中之苗則菜茹之嫩者猶今言菜秧非禾苗也若以納稼在場則不名苗矣下云場藿

藿豆葉也亦菜茹之類○舊說以伊人逍遥為賢者實來訪於巳非也伊人猶言彼人謂其人不在此而想像之稱非覿面之稱也唐有杕之杜刺不能求賢曰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丘中有麻言賢人放逐曰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皆望其來而不可得之辭與此詩之意一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晉霍○曰藿豆葉也用以飼羮解見小宛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願其來此為嘉客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賁音秘○程子曰賁然光彩○疏曰思助語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遁音鈍字亦作遯○令日易遯卦遯奉身退隱之謂也

言願此賢者來訪於已賁然若有榮耀焉亦望之之辭也彼去而已留於是羡賢者退居之樂謂爾賢者若為公為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爾肥遯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保重耳故曰謹爾優游

勉爾遁思於此深寓愛賢之意而又以見賢者無入不自得不以得喪嬰其心也○舊說爾公爾侯為責公侯與下文爾字不歸一今以四爾字皆指賢者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今日空谷言寂寥無人之所也生芻一束芻音初○釋文曰芻刈草也俗作蒭今日生芻新刈之草所謂青芻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毋音無而有遐心

言賢者遠遯在於無人之空谷所謂寬閑之野寂寞之濵也處困窮而享淡薄其飼馬以新刈生草一束

而已無穀以秣之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彼去而已留望其音問不相絶曰無自貴重其音聲如金玉然不以遺我而有遠棄我之心也上三章猶望賢者來訪於已末章言賢者晦迹巖谷不可復望其來見止望其寄聲耳極稱其美而為拳拳思慕之辭所以見其人之賢而刺時之不能用也○杜詩與奴白飯馬青芻則以草新刈而青者為愛客之厚此詩則以生芻見賢者之處淡薄其意各有所主季文子無食粟

之馬唐人詩官清馬骨高山谷詩貧馬百𩧳逢一豆

𩧳音閑又音莧牛馬食餘草節也 皆因馬以見人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毛鄭以為室家相棄王氏蘇氏以為賢者不得志而去不若朱氏以為民不安其居適異國而不見收恤諸家以無啄我粟為此邦之言不我肯穀復我邦族為去者之言文意斷續朱氏以為皆去者之言朱義

為長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疏曰穀木也○解見鶴鳴無啄我粟啄音卓此邦之人不我肯穀傳曰穀善也○今曰書既富方穀言旋言歸曰言辭也復我邦族

興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無可告語者唯黄鳥可愛平時飛鳴往來於此故於其將去呼黄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我之穀木無啄我之粟矣蓋此邦之人不肯以善道待我我亦不久於此將旋歸復反我邦之

宗族矣與黃鳥告別之辭也杜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謂送留惟花燕亦此詩告別惟黃鳥之意也○舊說以黃鳥集穀啄粟喻侵迫黃鳥鶯也人所愛玩集木啄粟未為侵害於人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不可與明言以橫逆加已不可與之求明白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音許○曰栩柞也櫟也杼也解見唐鴇羽無啄我黍此

邦之人不可與處音杵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黄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剌宣王也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婚姻而不見收恤之詩也○朱氏曰使民如此異於還定安集之時也

周之盛時以睦婣任恤教道其民風俗醇厚何如也至黄鳥我行其野之詩作則教道微而習俗薄矣君子是以知宣王之後周道之衰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芾音沸樗音樞○蔽芾解見甘棠○傳曰樗惡木也○疏曰七月云

采荼薪樗樗唯取薪薪惡木也○李氏曰樗者不材之木也莊子云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卷音權

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許六反

傳曰畜養也○今曰邶谷風不我能慉字異音義同

復我邦家

我從本國而來經行於野見有惡木之樗野中自生非藉人力種植而其枝葉蔽芾然茂盛我猶得休息於其下我以爾是昏姻親戚之故素有恩義交結非野樗之比也今來就爾居爾乃不我養是無恩之甚惡木之不如也爾既不我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

與之訣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音蓄○傳曰蓫惡菜也○箋曰牛蘈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蘈徒雷反○陸璣曰今人謂之羊蹄似蘆菔而葉長赤鬻為茹滑美也鬻煑同○王氏曰蓫惡卉也可以治疾○曹氏曰蓫蓄皆野生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

蓫惡菜野生不待栽培猶可治疾我與爾為昏姻有交結之素乃野菜之不如也我歸則復其舊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傳曰葍惡菜也○箋曰葍當也葍音富○陸璣曰河內謂之蒙幽州謂之當燕一名蕢其根正白宜著熱灰中溫噉之饑荒之歲可蒸茹以禦饑或云其花葉有兩種一種

葉細而花赤一種葉大而花白復香蓫音冢蕢音續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蘇氏曰特匹也○今日新特謂新親也

成不以富蘇氏曰依論語成當作誠亦祇以異祇音支○傳曰祇適也○今曰朱氏論語解云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為異也

蓄亦惡菜野生猶可禦饑新舊親姻一也今乃棄我之舊姻而求爾之新親責其薄也爾之不我牧恤但鄙吝耳此何能以致富適足為異耳親義相賙人道之常爾獨不然是可怪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 箋曰考成也○疏曰說文云釁血祭也雜記下云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是釁廟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于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若知斯干為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詩記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于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于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乃一世之賢君也

秩秩斯干 疏曰斯此也漸卦注云干謂大水之傍○今日秩秩整齊貌 幽幽南山 傳曰幽幽深遠也○長樂劉氏曰鎬京之陽終南之山也○考見泰風終南 如竹苞矣 苞叢生也解見

生民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好去聲○箋曰式用也無相猶矣歐陽氏曰猶圖也謀也

鎬京臨大水對終南故宣王作室之地在秩秩然整齊之干岸面對幽幽然深遠之南山言地勢之壯也其盤基之厚如竹之叢生其結架之密如松之茂盛言宮室之美也於是頌禱之願其入居此室之後兄弟各相和好無有相圖者矣○西京賦言長安於前則終南太一猶此詩言幽幽南山於後則據渭踞涇

猶此詩言秩秩斯干西京賦祖述斯干也鎬在上林苑中此所言干謂大水之傍必鎬水也舊說宣王作室於山澗之間釋文云澗山夾水也亦溝澗然則澗是水之小者稱美天子之宮室必舉山水之大者言之無由舉小澗為發端之辭

似續妣祖妣音匕○傳曰似嗣也○箋曰妣先妣姜嫄也○曹氏曰祖豈后稷歟築室百堵解見鴻鴈西南其戶傳曰西鄉戶南鄉戶也○疏曰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孫毓云猶南東其畝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箋曰爰於也

美作室而言嗣續妣祖者蓋厲王之亂百度廢墜宮室亦壞宣王既以中興王業乃築宮室以復舊觀足以見中興之盛故曰嗣續妣祖若竟土未復雖作宮室不足言嗣續矣百堵言廣且多也或西向其戶或南向其戶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音各○傳曰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蘇氏曰上下相承也）椓之橐橐（椓音卓橐音托○疏曰椓以杵築之也○蘇氏曰橐橐杵聲也）風雨攸除（音筯○朱氏曰除亦去也）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音吁○傳曰芋大也）

此章言牆垣之固也築牆之時以繩約束其板閣閣然上下相乘即所謂縮板以載也以杵築椓之其聲橐橐然羣寢既成上下四旁牢密則風雨不能凌暴鳥鼠不能穿穴皆除去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為尊且大也曹氏曰君子雍容於其間心廣體胖是以大也所謂居移氣也

如跂斯翼跂音起韻又音棄○釋文曰跂脚跟不著地跟音根○傳曰如人之跟竦翼耳○䟽曰竦此臂翼然○今曰如論語翼如也之翼人舉踵則竦臂翼然如鳥舒翼也如矢斯棘歐陽氏曰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如矢行也如鳥斯革革變也歐陽氏曰謂廉隅繩直如矢行也如翬斯飛

翬音輝○箋曰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呂氏曰覆以瓦而加丹雘有文采而勢騫舉也 君子攸躋傳曰躋升也

此章言其堂也其上下嚴正如人跂足直立則聳臂翼如也其四隅如矢行棘急而直也其竦起如鳥驚變而悚顧也其軒翔如雉翬之飛也君子升之以視朝焉言其堂故曰升

殖殖其庭殖音植○傳曰殖殖平正也○疏曰庭宮寢之前庭也 有覺其楹傳曰覺高大也○箋曰直也○疏曰楹柱也 噲噲其正噲音快正音政○箋曰噲噲猶快快也○疏曰寬明

快快然○呂氏曰正謂正寢噦噦其冥噦音誨○蘇氏曰噦噦深廣之貌○呂氏曰冥謂室之奧窔也窔音要君子攸寧

此章言其室也其宮寢之前庭殖殖然平正也其楹柱覺然高大也其正寢噲噲然明快也其室之冥奧噦噦然深廣也君子居之而安寧謂燕息優游也言其室故曰寧李氏曰東坡之詩云書窻明快夜堂深

下莞上簟莞音官○箋曰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釋文曰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釋草曰莞苻蘺其上蒿○疏曰郭璞云莞蒲一草之名蒲麄莞細司几筵有莞筵蒲筵麄者

在下美者在上也莞細而用小蒲竹葦曰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如竹簟也士喪禮云下莞上簟衽如初則平常皆莞簟也其寢卧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簟同**乃安斯寢乃寢乃興**箋曰興夙興也**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音碑○疏曰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黃白色○郭璞曰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憨音蚶○陸璣曰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麄理不如熊白美也**維虺維蛇**虺音毀○曰虺蝮也蝮音福○釋魚曰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擘博厄反○舍人曰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山陰陸氏曰虺狀似蛇而小為虺弗摧為蛇奈何舊說蝮蛇怒時毒在頭尾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蛇之尤毒烈者也一曰蝮與虺異螫

音釋

考室之時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如今落成致語上梁文之類居室之慶莫過於子孫之繁衍此人情之至願故頌禱之辭曰願入此室處之後發於夢兆而聞子孫之祥蓋設為之辭非實有是夢也

大人占之王氏曰當時在位之大人○曹氏曰大人則非占夢之官蓋當時之所尊信也若晉平公夢黄熊入寢門而問諸子產晉文公夢與楚子搏而問諸子犯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心清神定則有開必先博物通達則占事知來熊羆

猛獸為男之祥虺蛇陰類為女之祥昔人謂占夢無書以意言之殆近是矣然皆設為禱辭耳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各以其類至先王置官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知此則可以言性命之理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箋曰尊之也載衣之裳衣去聲○傳曰裳下之飾也載弄之璋音章○傳曰半珪曰璋臣之職也其泣喤喤音橫○疏曰喤喤聲大也○王氏曰其泣之美亦所以為吉祥羊食我之生也聞其聲者知其滅羊舌氏矣食音嗣○今日東坡賀人生子詩云試教啼看定何如今人以兒初生啼聲長而大為福壽朱芾斯皇芾音弗○赤芾詳解見曹候人

朱芾解見釆芑○箋曰皇猶煌煌也

室家君王

古者男女初生即表異之男則寢之牀尊之也衣之下飾之裳臣道也弄之璋玉以他日行禮之事也皆表異其為男子也其泣聲喤喤然大福壽之證皆將服朱芾煌煌然而鮮明有室有家為諸侯為天子矣○今考大宗伯以赤璋禮南方注云圭鋭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然則圭之首鋭璋則圭體之半也一圭中分則為二璋也瓚有圭瓚璋瓚瓚勺

也以圭璋為瓚之柄以祼於宗廟也有璋王有璋瓚

璋王以禮神及朝聘以為瑞璋瓚以祼宗廟毛以棫

樸奉璋為璋王顧命太保秉璋以酢是人臣行禮奉

璋王之事也鄭以棫樸奉璋為璋瓚郊特牲灌以圭

璋是璋瓚亦名璋也此生男弄璋必不用祭器之璋

瓚當止是璋王也孔氏引奉璋以證臣職而毛鄭於

彼注其說不同故辯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箋曰卑之也載衣之裼音替○傳曰裼褓也○疏曰縛

兒被也○蘇氏曰即用其所衣而無加也載弄之瓦傳曰瓦紡塼也無非無儀箋曰儀善也婦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傳曰罹憂也

寢之地以卑之衣之裼褓以賤之弄之紡塼以習其所有事皆表異其為女子也婦人之事無非可譏無善可稱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罹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箋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陳氏曰牧者牧養蕃牲

之牢蓄牲之多寡足以表國之盛衰故詩人於其牧成而考之作為禱頌之辭○疏曰周官有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爾牲則具主以祭祀為重馬則祭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為畢故特舉牛羊為美也

箋疏所引牧人謂牧人之官也詩所言牧人何蓑笠薪蒸者謂牧養牛羊者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閏之平○傳曰黃牛黑脣曰犉爾羊來思今日來謂來入於牢如言牛羊下來也○李氏曰思辭也其角濈濈聲之入○傳曰聚其角而息濈濈然○王氏曰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和為聚而不相觸也爾

牛來思其耳濕濕傳曰呞而動其耳濕濕然呞音癡○郭璞曰呞食已復出嚼之也○山陰陸氏曰牛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善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

宣王初承厲王之後六畜衰耗人皆言其無牛羊矣及宣王修復牧事牛羊蕃息於是作牧養之牢而落成之言何人謂爾宣王無羊乎每三百為一羣不知幾羣也何人謂爾宣王無牛乎有九十皆犉者其他色不可盡數也矜詑其新有故拒前言無者以解其嘲也爾羊自外而來歸於牢則聚其角濈濈然不相

齝也爾牛自外而來歸於牢則呞而動其耳濕濕然牛耳潤澤則無病也羊不歸而聚則不見其角之濈濈牛不歸而息亦不見其呞言來皆所以見牢之成也故首章及之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傳曰訛動也爾牧來思何蓑何笠何河之上濁○傳曰何揭也揭音竭其謁反或負其餱音侯○餱乾食也解見公劉三十維物蘇氏曰物類也○傳曰異毛色者三十也○疏曰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爾牲則具疏曰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汝之祭索則有之

此章亦述牛羊來歸之意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息或訛動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牧人來歸何蓑笠以禦暑雨或齎其乾食從牛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蕃息其牲有餘備每色之物皆有三十則祭祀隨索而有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箋曰麤曰薪細曰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傳曰言堅强也不騫不崩傳曰騫虧也崩羣疾也○王氏曰言羊得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言羊不耗敗則牛可知矣麾之以肱傳曰肱臂也畢來

既升

牧人晝日閒暇則於牧地采薪蒸暮則以來之歸又辨其畜之雌雄者視其多寡之數也爾羊來歸其堅強矜矜兢兢然也不騫虧不羣疾又不待箠楚驅之但麾之以臂皆來升入於牢言馴擾從人意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旐解見出車旟解見鄘干旄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傳曰溱溱衆也

考牧之詩亦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宣王承饑饉離

散之後所願者年豐而民庶也故就牧事上設為牧人之夢非牧人實有是夢也魚麗為萬物盛多之象故為豐年旟旐所以聚衆故為人民蕃庶皆設辭以頌禱耳箋疏謂牧人得此夢而獻於王非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詩緝卷十九

謹案卷十八第八頁後七行八行又有邪蒿蔞蒿之名刊本之訛也今改

第九頁前一行瀼瀼露蕃貌刊本蕃訛番據詩毛傳改

第十二頁後六行饗則如其獻數刊本獻訛命據毛詩疏改

第十七頁後六行闕車之萃苹車之萃刊本闕訛闊苹訛苹據周禮改

第二十頁前一行箋曰鎬也刋本也譌地據毛詩

箋改

第二十五頁前一行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刋本鄉

譌卿今改

第三十頁後八行以織毛褐布纒通帛旃之竿刋

本脫毛字纒譌織據毛詩疏增改

第三十四頁後五行用辭讓也刋本用譌曰據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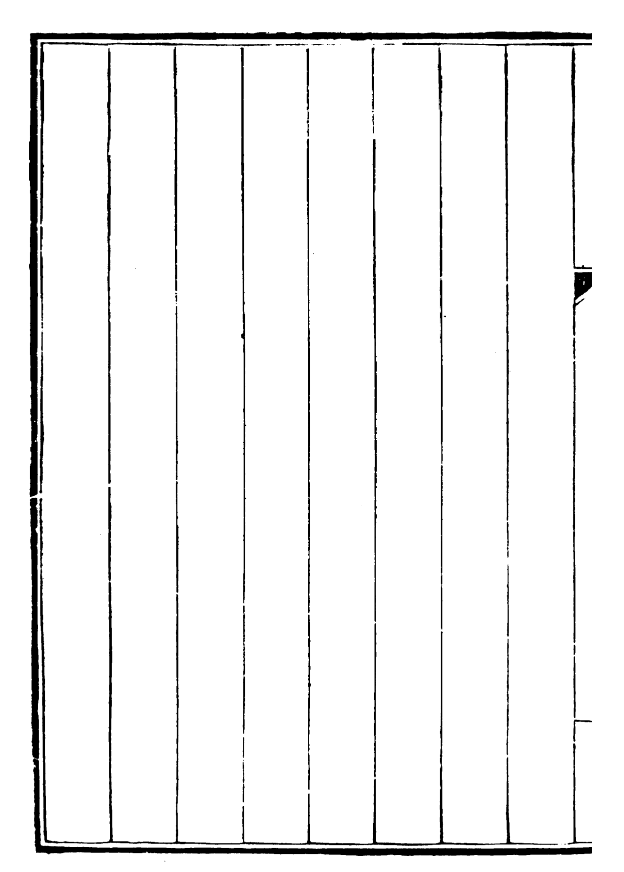
詩疏改

第三十五頁後五行釋天云刋本天譌文據爾雅改

卷十九第二頁後一行謂接五堵成一雉刋本接譌按據毛詩疏改

第三頁前八行其司烜之屬所為乎刋本烜譌恒據周禮改

第十八頁後二行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封羊刋本脫一中字據禮記雜記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黄熙純

謄録監生臣陳太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緝卷二十

二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緝卷二十

宋 嚴粲 撰

節南山之什 小雅

釋文曰從此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

節南山

節如字又音截○詩記曰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

家父刺幽王也

父音甫○箋曰家父字周大夫也○䟽曰春秋之例天子大夫稱字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幽王宫湼宣王子○項氏曰幽王時為亂者皆宣王時故家率犬戎以攻幽王者崧高之申伯也為趣馬以亂

朝者韓奕之蹶父也為卿士而貪殘擅政為大師而迷民誤國者常武之皇父尹氏也四人雖未必皆其身亦必無皆死之理以此知人才維上所用唐之裴矩即隋之佞人魏之華歆即漢之名臣也

節南山刺師尹所為不平專援引小人也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大雅所美諸臣皆初年輔佐中興者幽王時未必存蓋皆其子孫也

節彼南山傳曰節高峻貌○曰維南山也考見泰風終南維石巖巖傳曰巖巖積石貌赫赫師尹傳曰赫赫顯盛貌尹氏為大師大音泰○李氏曰春秋書尹氏卒譏世卿也其後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為世卿其來甚久民具爾瞻傳曰具俱也瞻視也憂心如惔音談又音

炎○傳曰惔燔也○王氏曰内勢之謂也○不敢戲談國既卒斬卒子律反○朱氏曰卒終也○蘇氏曰斬絕也何用不監平聲○箋曰監察也

首章言師尹失民望也興也鎬京面對終南故以所見起興言節然髙峻之終南山其積石巖巖然為國之望猶赫赫然顯盛者是太師尹氏民俱瞻仰之也職位之重如此宜有以副天下之望今民見其所為皆憂心内熱如火之惔燔至不敢戲言懼其以疑似而加謗誹之罪也是時周雖未亡而終歸於亡矣王

何不察也○常武王謂尹氏箋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宣王時尹氏為内史幽王時為大師者非子則孫耳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音伊○蘇氏曰山之實草木是也○傳曰伊長也○疏曰緑竹猗猗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為長也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薦音荐瘥音醝才何反讀作切磋之音者非○傳曰薦重也瘥病也○疏曰薦與荐文異義同喪亂弘多傳曰弘大也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憯驂之上○錢氏曰憯痛也

次章言師尹之病在於不平也山之高峻其氣平均

如一則草木之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然而長今汝師尹其勢非不赫赫然顯盛其如不平何謂其職位如山之髙峻而不能如山之生物均平也由汝所為不平故天方降此荐至之病死喪禍亂甚大而且多是天怒也方者言方來未已也民無善言惟聞怨讟是人怨也此可憯痛而不懲創嗟閔無改悔之意也○禮言冢宰均邦國書言冢宰均四海大臣之事唯在均平公溥也此詩原幽王之亂由於師尹究師尹之

惡在於不平而已下言秉國之均昊天不傭式夷式已君子如夷既夷既懌昊天不平皆此意也

尹氏大師大音泰維周之氐音抵○傳曰氐本也○解頤新語曰爾雅云氐星名天根也說者謂亢下繫於氐如木之有根字不必作柢秉國之均傳曰均平也四方是維天子是毗音皮○箋曰毗輔也俾民不迷不弔昊天弔如字○朱氏曰弔愍也○李氏曰此所謂不弔昊天正如書所謂不弔左氏傳成七年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遂引此詩弗弔弔昊天之言為證襄十三年吳侵楚喪君子以吳為不弔不弔亦引此章不弔昊天杜氏注云不為昊天所恤則不弔為不恤明甚不宜空我師空音控○朱氏曰不宜久

在曠我大師之官

三章言大師重任惟在均平尹氏不平不稱其任也尹氏為大師國之安危所基是周之根本也爾秉持國之均平不宜有所偏私能均平則外以維持四方内以毗輔天子使民不迷惑矣今師尹所為不平民無所赴愬唯呼天而告之曰昊天不見愍弔乎不宜曠我大師之官也非其人而處其位與無人同故謂之空東萊書說云非無其人之為曠而非其人之為

曠也

弗躬弗親釋文曰弗不也庶民弗信弗問弗仕今曰仕謂官使之也下文有膴仕一章二仕字當歸一勿罔君子釋文曰勿莫也式夷式已式微箋曰式發聲也○傳曰夷平也○王氏曰已廢退也○今曰論語三已之孟子士師不能治事則已之無小人殆傳曰殆危也○今曰論語佞人殆瑣瑣姻亞傳曰瑣瑣小貌○釋親曰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兩壻相謂為亞○劉熙釋名曰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則無膴仕膴音武○傳曰膴厚也

四章言師尹之不平在於遠君子而任小人也師尹於政事不躬為之不親臨之而信任非人庶民不信

之也此由所見之偏謂君子徒有虛名而無實用也然君子豈真不可用哉特不用之耳既不詢問之不官使之勿誣罔君子以為不可用也小人豈真可用哉聽之則其言若可喜而用之則必敗乃事當平其心勿偏信之察知其姦則廢退之無信用小人而至於危其國也瑣瑣然么麽之姻亞無以親暱而厚任用置之大位也大臣官使人材當昭布公道乃於君子則弗仕唯姻亞則膴仕所謂不平也都人士彼君

子女謂之尹吉鄭氏以為尹氏周室昏姻之舊姓然則此尹氏憑藉昏連王室以處大位如後世外戚擅權者瑣瑣姻亞則其所引親黨也○舊說以君子指王非也此君子正對下文小人言之謂人之邪正也君子所見者遠若迂闊若遲鈍世每訕笑之以為不可用不知用之則安富尊榮小人所見者近敏捷可以集事諛佞可以悅意世主每甘心焉不知小人用則國危矣勿誣罔君子以為不可用勿信任小人以

自取危殆文意瞭然權姦欲擯斥君子君子君子無罪可指唯以好名無實排之所以罔君子者千載一揆也

昊天不傭音衡○傳曰傭均也○今考字一音容傭賃也此讀作容音非降此鞠訩音凶○朱氏曰鞠窮也訩亂也○今曰釋文云訩訟也衆語也衆語訩訩訩亂之象也項籍傳天下匈匈師古云讙擾之意匈匈即訩也昊天不惠今曰惠愛也惟天惠民今不惠也降此大戾音麗○箋曰戾乖也君子如屆音戒○今曰君子即上文君子也○箋曰屆至也俾民心闋苦穴反○傳曰闋息也君子如夷箋曰夷平也惡怒是違蘇氏曰違遠也

五章言唯用君子可以已亂也民罹師尹之害而歸

之於天曰昊天不傭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惠愛而降此大乖戾謂天生小人以禍天下也所以救此禍者唯在用君子而已幽王信用小人故君子去之君子若至則民心自息矣君子若平夷其心則民心之惡怒皆遠矣所患君子不至耳至則所為必平夷刺師尹不平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傳曰病酒曰酲○今曰猶黍離言中心如醉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六章憂亂也呼天而告曰不見愍弔乎昊天也亂未有所定日月愈生亂益甚也使民不得安寧我憂心如病酒而不醒矣國之有成乃法度紀綱一成而不可變人主所操執天下所遵守者今誰秉持之乎師尹實秉持之而乃不自為政信任姻亞羣小用事終勞苦我百姓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傳曰項大也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蹙音足騁音逞○箋曰蹙蹙縮小之貌

七章思避亂也家父知禍亂之將作思欲駕此四牡而去之其四牡大領非不肥壯然我視四方蹙蹙然縮小無可馳騁之地是以留而不去蓋世亂則一身無所容若見天地之狹如唐人詩云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也彼特為一身言之此則為天下國家言之也

方茂爾惡朱氏曰茂盛也相爾矛矣相去聲○箋曰相視也既夷既懌音亦如相醻矣醻音讎韻亦作酬

八章言小人情狀也小人方茂其惡謂盛怒之時則相視其矛戟如欲持之以相殺傷此由不能平其心也若能夷平悅懌則同僚相與歡然如賓主之相醻酢何至相疾如仇讎哉○此詩式夷式已君子如夷皆言君子則既夷既懌亦規之以善也舊說夷懌為小人喜怒不常令不從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九章十章推原亂本在於王心也師尹不平而歸之

於天言天實為此不平者謂天生小人也即上章所謂昊天不傭也天下不寧而歸之於王言王實為此不寧者謂王任小人也即上章所謂俾民不寧也王信任小人由其心之蔽惑令王心不自懲創而反怨正救之者言不能從諫改過也○不懲其心即下章式訛爾心承我王言之指王心也舊説不懲其心指尹氏式訛爾心乃指王今以為皆指王

家父作誦今日誦歌誦也僖二十八年左傳云聽輿人之誦注聽其歌誦以究王訩箋曰

究窮也

式訛爾心箋曰訛化也以畜萬邦畜許六反○箋曰畜養也

家父自顯其字云己作此歌誦以窮究王致訩亂之由乃是王心之未甲王庶幾改化其心以養萬邦謂心一悔悟則本原既正而萬物皆理矣師尹安得容其姦乎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既作詩復表其詩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李氏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知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詩記曰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 正音政 大夫刺幽王也 項氏曰正月將亂之時君子憂之雨無正既亂之後君子去之

正月憂亂之作也

正月繁霜 傳曰正月夏之四月○解頤新語曰或疑四月不應有霜考之漢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晉武帝咸寧九年四月隕霜傷粟麥 我心憂傷民之訛言 箋曰訛偽也○詩記曰凡譸張為幻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訛言 亦孔之將 傳曰將大也 念我獨兮憂心京京 王氏曰京京大也 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癙音鼠痒音羊○呂氏曰癙憂

幽也與下鼠思泣血文雖小異義亦同也○長樂劉氏曰鼠病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也○傳曰痒病也

正月建巳純乾用事正陽之月也當長養之時乃有繁多之霜肅殺之氣災變甚異我心覩此巳憂傷矣民又出訛偽之言所言甚大繁霜則天令乖訛言則民思亂而君臣上下安其危而利其菑曾不覺悟念我孤特一人為王憂之京京然其憂甚大謂憂國將亡而非一己之私憂也哀哉我小心畏謹幽憂而至於痒病也己獨憂之而衆皆不察故謂之幽憂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音庾○傳曰瘉病也不自我先蘇氏曰自從也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莠音酉○王氏曰莠惡也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今曰與巧言出自口矣同意憂心愈愈蘇氏曰愈愈益甚之意是以有侮

人窮則呼父母言父母生我何為使我瘉病乎不出我之前不居我之後適當其時是我生之不幸也好言謂說好莠言謂說惡訛言之人說惡惟其口之所出本非由中之言無真實也我見其變亂是非將有禍敗憂心愈愈然益甚而小人反見侮謂我為張皇

過慮也

憂心悁悁音瓔○王氏曰悁悁獨也念我無祿陳氏曰祿福也無祿猶言不幸也○今曰左傳無祿獻公即世民之無辜幷其臣僕幷音併○朱氏曰幷俱也箕子云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今曰即上文無祿之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悁悁然獨憂念我之無福也遭國將亡民之無罪辜者皆將見虜以為臣僕矣哀我今之人將復於何所而獲福乎瞻視烏烏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喻

民將歸於誰君乎郭林宗曰不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

瞻彼中林傳曰中林林中也侯薪侯蒸箋曰侯維也○薪蒸解見無羊○蘇氏曰其殘之也甚矣大家世族散為皁隸亦猶是也民今方殆視天夢夢音蒙○釋訓曰夢夢亂也○錢氏曰無聞知也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鄭如字毛音升有皇上帝朱氏曰皇天也伊誰云憎

興也林以竹木叢聚得名宜有喬木今斧斤伐之所存唯薪蒸喻虐政所殘其民凋獘也方民之危殆無

所赴訴視天若夢夢然罔聞知此特天之未定耳少焉天定則福善禍淫人未有不為天所勝者惟皇上帝所憎者誰歟天之所以為大非有所憎其為天所勝者皆人自取禍耳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訊音信○傳曰訊問也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山則高矣而或謂山為卑然有為山脊之岡者有為大阜之陵者而謂之卑可乎喻小人訛言變亂是非

以賢為否如此而王曾不懲止之乃召彼宿舊元老但問之占夢之事其所問不急也李義山詩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亦此意也君臣迷甚皆自謂聖如烏烏之雌雄無以相别也歐陽氏曰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别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别○詩記曰孔叢子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傳曰局曲也。疏曰曲身也○謂地蓋厚不敢不蹐音積○傳曰蹐累足也○說文曰小步也維號斯言號音豪○釋文曰號大呼也有倫有脊傳曰倫道脊理也哀今之人胡為虺蜴音毀亦○虺蝮也解見斯干○今考蜥蜴上音析下音亦陸於此蜴星歷反字又作蜥是以蜴為蜥也誤矣○釋魚曰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蠑音榮螈音元蝘音演蜓音殄○釋曰說文云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蝘蜓方言云秦晉西夏謂之守宮其在澤中者謂之蜥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東方朔云非守宮則蜥蜴案此諸文是在草澤中者名蠑螈蜥蜴在壁者名蝘蜓守宮也博物志云以器養之食以真朱擣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耦則落故號守宮

人謂天為高而我不敢不曲身傴僂而行懼壓也人

謂地為厚而我不敢不累足小步而行懼陷也天地必無壓陷喻身處亂世禍出意外不可謂必無之事而不懼也我大呼而出此言人孰不疑其言之過然實則有倫有脊何也蓋當時羣小肆毒以害人無所不至不可不慮故言可哀今之人何故為虺蜴之行務欲傷害人乎

詩記曰家語云孔子讀詩至于正月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既不遇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逄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

而無所自容也

瞻彼阪田阪音反○箋曰阪田崎嶇墝埆之處有菀其特菀音鬱○小弁疏曰菀茂也釋文曰特獨也天之杌我杌音兀○傳曰杌動也如不我克箋曰克勝也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釋文曰仇仇讎也亦不我力朱氏曰力猶用力也

視彼險阪瘦薄之田而有鬱然特盛之苗天又為風雨以杌動之惟恐其不勝猶昏亂之朝君子孤立而小人多方以攻之也小人初用事則以賢者有譽望而援引之以美觀聽所謂求我以為法徒好名耳非

真有任賢之心也其始求我唯恐不得既而議論不合則空執嵒之視為仇讎不用力於我矣知賢當力薦之既用當力主之庶賢者得展所蘊今不我力則貌敬而情疎賢者之迹不安矣安能當羣小之攻乎重言仇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枘鑿不相入薫蕕不同器也鄭氏云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是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䟽曰結纒結也今茲之正王氏曰邪正之正胡然

厲矣李氏曰厲危也燎之方揚燎音療○箋曰火田為燎寧或滅之赫赫宗周傳曰宗周鎬京也褒姒威之褒保之平姒音似威音血○傳曰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我心之憂如有纏結之者其憂不可解也所憂者以今之正道何其危也邪道勝則正者危君子不安也火之燎于原其勢方盛寧有能滅之者今赫赫然昌盛之宗周褒姒乃以一婦人而滅之是可傷也時未滅而知其必滅也歐陽氏曰此詩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窘羣之上濁○傳曰窘困也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疏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載輸爾載箋曰輸隳也隳音麾將伯助予將音鏘○傳曰將請也伯長也

周之將亡如火之將滅矣我永思其終又如行道之遇陰雨其車既重載乃棄其車輔如此則必陷於泥濘隳敗其車中之所載然後請長者助我已不及事矣喻平時棄賢不用國危而後求賢則已晚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員音云輻音福○傳曰員益也○朱氏曰輔所以益輻也○釋文曰

輻轑也轑音老○今曰冬官輪人云輻也者以爲直指也 屢顧爾僕箋曰屢數也僕將車者也 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曾是不意

喻王勿棄其車輔以益其輻又頻顧視將車之僕戒勑之庶幾不隳敗爾之所載奈何終踰絶險之地曾不以爲意而覆敗必矣

魚在于沼傳曰沼池也 亦匪克樂音洛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

○箋曰炤炤易見也 憂心慘慘驂之上○傳曰慘慘猶戚戚也 念國之爲虐

魚相忘於江湖者也今在于池沼非其所樂矣喻君

子立於衰亂之朝亦非所樂也魚之深潛雖云藏伏然沼之水淺亦甚炤然易見無所逃於網罟之害喻君子雖自韜晦亦未必能避患也然君子不專為一身之安危其憂心慘慘然愁戚者唯念國之行虐政而民罹其害耳詩記曰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斗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文中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威曰終踰絶險曾是不意文中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為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比音備○傳曰洽合也○疏曰比親比也昏姻孔云昏姻解見節南山○王氏曰云稱説其善也念我獨兮憂心慇慇傳曰慇慇然痛也

彼小人也小人有旨酒嘉殽以和洽親比其鄰里親戚昏姻其言云云甚稱譽之而我孤獨自傷憂心慇慇然痛者哀小人之樂其憂也李氏曰昔人有言曰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子母恬然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之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

佌佌彼有屋佌音此○傳曰佌佌小也○錢氏曰佌佌屋之小也蔌蔌方有穀蔌音速○傳曰蔌蔌陋也○錢氏曰蔌蔌穀之小也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天平聲椓音卓○朱氏曰椓害也哿矣富人哿歌之上○傳曰哿可也哀此惸獨

厲王之亂民之室廬蓄積蕩然矣宣王勞來還定於是彼有佌佌然之小屋方有蔌蔌然之少穀正望繼其後者愛養培植之今乃不幸又逢幽王之亂是天為夭孽以椓害之也富人猶可惸獨可哀矣李氏曰哀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此言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疏曰毛以為刺幽王鄭以為刺厲王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横移其第改為幽王○李氏曰鄭氏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當為刺厲王之詩蓋以此篇之中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維司徒故以此為厲王之詩蘇氏以為不然鄭桓公在幽王時與番維司徒先後用事又襃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當從此說觀鄭氏以詩所言襃姒與番維司徒為厲王之詩其下雨無正小旻小宛亦以為厲王其意以謂四序皆言大夫疑是一人之作其說未之敢信也

十月之交刺用七子以致災變也

十月之交曰十月建亥之月也○蘇氏曰十月為純陰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純陰而食陰壯之甚○傳曰交日月之交會○疏曰謂朔日也朔月辛卯日有食之疏曰日食者月食之也何休云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故疑言日有食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歷家為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則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歐陽氏曰日君道也月臣道也望而至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朔而至於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為之蝕十月之交於歷當蝕君

孚猶以為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明月或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以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歷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蝕四者皆德之所由生也先儒又謂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蝕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此則係乎人事所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蠻夷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矣○李氏曰唐書志云以歷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亦孔之醜 傳曰醜惡也 彼月而微 箋曰微不明也 此日而微 朱氏曰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首章言日食之變也十月建亥日月交會當月之朔

其日辛卯日爲之食以純陰之月而日復爲月所掩見陰壯之盛此其爲變亦甚醜惡矣蓋彼月食而不明未爲醜此日食而不明則爲醜也傷敗將至災異先出故此下民將罹其禍而可哀也○鄭氏以十月爲周正乃夏之八月詩皆夏正獨以此爲周正可乎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夏正之明證也況此十月日食在幽王之六年鄭氏失考耳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箋曰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朱氏曰不用其行者月不

避日失其道也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朱氏曰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

次章言天災人禍相會也日月告以凶證而不由其道謂月揜日也四方無政事而不用其善謂暴亂又作也因天變而修人事則可以轉災為祥今天變既如彼人事又如此郭林宗所謂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此主言日食而云日月告凶者謂月侵於日而食也日月之食皆為變然以陽侵陰

獨為常事以陰侵陽何其不善也

爗爗震電（爗音葉○傳曰爗爗震電貌震雷也）不寧不令（去聲○朱氏曰令善也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災異之甚）百川沸騰（傳曰沸出也騰乘也）山冢崒崩（崒徂恤反濁音也讀作遂之入次清音非○傳曰山頂曰冢○箋曰崒者崔嵬○釋曰山巓之末其峰巉巖○今曰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卒與崒同）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憯驂之上○錢氏曰憯痛也）

三章言日食之後災異荐至也雷電爗爗然者常也而十月見之則不安不善是天道乖矣百川之水皆

沸溢而相乘山頂崒然崔嵬者又皆崩落高岸陷為深谷深谷出為高陵又皆於十月見之是地道亂矣變異稀臻哀哉今幽王君臣何為處可痛而莫懲創也

皇父卿士父音甫○箋曰皇父字也○今曰皇父家伯仲允三人皆不著其姓也蓋其妻黨隱三年左傳云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注云卿士王卿之執政者番維司徒箋曰番氏也家伯冢宰箋曰家伯字也宰冢宰也仲允膳夫箋曰仲允字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聚子內史聚音鄒○箋曰聚氏也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蹶維趣馬蹶音

蹶趣馬之上○箋曰蹶氏也○今曰夏官趣馬下士注云趣養馬者也

楀維師氏○楀音矩箋曰楀氏也師氏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

豔妻煽方處豔音焰煽音扇處音杵○傳曰豔妻褒姒也美色曰豔煽熾也

四章言致災由任羣小也故歷數其人有字皇父者為卿士而執政番氏為司徒字家伯者為冢宰字仲允者為膳夫聚氏子為內史蹶氏為趣馬楀氏為師氏此七子者以豔妻褒姒其勢熾盛之時依附以進身方處勢位未有轉動則災異無消去之理矣羣小

根據必有內寵主之所以難去也

抑此皇父朱氏曰抑發語辭豈曰不時陳氏曰不閒其非時胡爲我作朱氏曰作動也不即我謀朱氏曰即就也徹我牆屋田卒汙萊音烏來○朱氏曰卒盡也○傳曰下則汙高則萊○疏曰汙者池停水之名禮記云汙其宮而瀦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皇父以親寵封於畿內既封即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役之不以時先毁牆屋而後令遷邑人癈其家業故述其情以告之曰予不戕今曰爿傍從斤者音鏘方銎斧也此爿傍從戈者音牆殺也殘也銎音芎禮則然矣

五章六章專言皇父首惡也用民之力當於農隙抑

此皇父所為豈肯言其非時乎何為動我以遷徙而不先就我謀乃徑徹毀我之牆屋使我田不獲治下者盡為汙池高者盡為草萊乃曰我不戕殘女下供上役禮則然矣古者興功動衆謀及庶人順民心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商之去○傳曰向邑也○疏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朱氏曰向今孟州河陽縣是也擇三有事傳曰三有事國之三卿○疏曰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亶侯多藏去聲○傳曰亶信侯維也不慭遺一老慭銀之去○釋文曰爾雅云慭强也且也俾

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幽王君臣具曰予聖故皇父亦以聖自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謂爾皇父甚聖矣其作都邑於所封之向邑擇立三卿已非畿内之制又所擇者信維聚斂多藏之人其作向邑既成令公卿大夫盡往送之不彊留一老使之守衛我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向邑而居知有私邑不復知有王室皇父所謂孔聖者如此

黽勉從事（黽音泯）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音遨○箋曰囂囂衆多貌）下民之孽（音闑○疏曰孽災害也）匪降自天噂沓背憎（噂沓背音撙踏佩○傳曰噂猶噂噂沓猶沓沓○說文曰噂聚也○陳氏曰噂聚談也○蘇氏曰沓重複也）職競由人（傳曰職主也）

七章言己被讒也己自勉以從王事固不敢告勞以言功也無罪無辜而讒口囂囂然衆多是將求免其過而不可得也下民之災害非自天降噂噂聚談沓沓重複多言以相悅而背則相憎專力為此者人也

悠悠我里箋曰里居也○王氏曰我所居里○今曰悠悠遠也里鄉里也周禮五鄰為里亦孔之痗音昧又音悔○傳曰痗病也四方有羡延之去○傳曰羡餘也○今曰此羡訓餘當作余箭反諸本作徐箭反則訓慕誤也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王氏曰徹通也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八字句

八章言己欲去不得也仕不得志則思其鄉里悠悠然道遠而未得歸亦甚病矣已不得去故慕得去而在外者謂彼四方之人皆有羡餘我獨居此憂愁之地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息天命不通無

可奈何勉之而已不敢傚我友自逸潔身而去也○觀雨無正昔爾出居知幽王之時大夫有出外避禍者此詩末章與雨無正末章意同皆不得去羡已去者疏曰其友與王無親故舍王而去已則王之親屬故不敢傚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音政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

無此義與序絕異當闕其所疑○劉謙議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補傳曰詩之命名皆摘取詩中之語獨雨無正巷伯常武酌賚般六篇特出詩人之意非有序以發之雖孔子亦不能知其為何詩也韓詩篇首多二句是詩前二章皆十句加以二句已不可信據今序之文以求詩人之言亦可見非所以為政之意

此詩刺刑罰不中忠言不用遂致人心離散所謂衆多如雨也或以此詩名而疑序且詩名不用詩語者多矣何獨此詩也

浩浩昊天 浩音藁又音鎬昊音鎬○王氏曰浩浩廣大流通之意○今曰釋文云浩浩大水貌不

駿其德（駿音峻○傳曰駿長也）降喪饑饉（音僅○傳曰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昊音閩）弗慮弗圖舍彼有罪（舍音捨）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平聲○傳曰淪率也箋曰胥相也鋪徧也）

首章言刑罰不中也人窮則呼天曰浩浩然廣大之昊天何為不駿長其德乃降喪亂饑饉以斬伐天下也既生之乃斬伐之是其德不長久也天既迅烈威虐王當恐懼修省庶可以回天意今乃不思慮不圖謀彼有罪而伏辜者姑捨勿論若此無罪者而使之

淪率相引而鋪徧皆得罪焉何其無分別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傳曰戾定也正大夫離居箋曰正長也○王氏曰周官八職一日正六官之長是也莫知我勩音曳○傳曰勩勞也三事大夫李氏曰徐安道以謂周官云三事暨大夫舉三公及大夫也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朝如字又音潮○錢氏曰朝朝見也夕暮見也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傳曰覆反也

次章言人心離散也周之宗族既滅將有易姓之禍天下未有安定也周時雖未滅而敗壞之極知其必滅也正大夫六官之長也此作詩之大夫言其長離

居去位以避其禍莫知我之從王而勞勩也又三公及其餘大夫莫肯夙興夜寐以勤王事者邦君諸侯莫肯朝暮省王者人心離散國危至此庶幾曰王今改過用善乃反出而為惡威虐愈甚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辟音闢○傳曰辟法也 如彼行邁釋文曰邁遠行也 則靡所臻朱氏曰臻至也 凡百君子箋曰謂衆在位者 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三章言己忠言不用也君子見王不悛呼天而告之

曰如何乎昊天我之告王者皆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不信法度之言則必信非法之言如人迷途而遠行倀倀然我不知其所至矣既已憂之則又告其衆在位之君子言羣臣當自敬其身勿茍合以長其惡令何為上下不相畏乎不畏人是不畏天也

戎成不退傳曰戎兵也　饑成不遂傳曰遂安也　曾我暬御暬音薛○箋曰曾但也○傳曰暬御侍御也○今曰曾則也但亦則之意音如字　憯憯日瘁憯騐之上傳曰瘁病也瘁音萃○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箋曰訊告也　聽言則荅譖言則

退

四章言羣臣無忠告也兵戎之禍已成而其勢不退

言外患之熾也饑困之災已成而其生不遂言内憂

之迫也但我暬御小臣憯憯憂之日益瘁病而衆在

位之君子莫肯以禍亂將至告王者至於聽人之言

則應荅之謂聽人言時事則已酬應之以為信然是

其心非不知亂之將至也但私議於所親厚而不以

告王耳人有譖言及巳則奉身而退矣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吹之去 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哿歌之上

○傳曰哿可也 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五章斥巧佞也幽王惡直言而好巧言哀哉賢者之不能言謂能直言而不能巧言也惟不能巧言以阿上意故言則忤物非出於舌而但已也將躬受其病矣謂言出而禍隨也可矣小人之能言者巧佞之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積順生愛也

維曰于仕傳曰于往也孔棘且殆箋曰棘急也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六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也令維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甚急而且危也正直者謂之不可使將得罪於天子諛佞者謂之可使又見怨於責善之友從道則違時從時則違道寧得罪於天子不可得罪於公議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思音伺○王氏曰鼠思幽

思也〇范氏曰凡物之多畏者唯鼠為甚〇傳曰無聲曰泣血〇疏曰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禮記云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

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七章責引去者也時有大夫去朝者其友之留者思而呼之曰爾可遷居于王都也去者不從以王都無室家為辭留者於是謂我憂思而至於泣血無一言而不見憎疾於人也且爾昔之出居於外誰為爾作室乎能作室於外而乃謂王都無室家何哉我之此言爾必憎疾蓋言切中則人所惡也補傳曰詳味此詩可謂衆多如

雨非爲政之道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詩緝卷二十

